論唯有佛教可以改善人類的現狀

—由人類宗教心靈的需求談起

黃城

壹、人類需要何種宗教

我們若從歷史求眞的角度，來考察人類宗教的發生，當可了解宗教的世界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而人類所以要創造宗教，是其自身意欲的表現。進一步講，人類創造宗教的意欲，則在於人絕不甘心於死了即一切都完了，而是在於追求永恒的存在，而且必須存在得安樂與自由、智慧與慈悲。

印順導師在其所著「我之宗教觀」一書中，曾對宗教的產生，有極精闢的說法，他說：

人，絕不甘心於死了完了。永遠的存在，而且存在得安樂與自由、智慧與慈悲，人類有達成此圓滿究竟的意欲，即以此爲崇仰的對象，而希望自己以此理想爲目標而求其實現。……所以，宗教的形態儘管不同，而一切宗教的本質，却並無兩樣，一切都不外人類自己，人類在環境中表現著自己的意欲。

又說：

宗教所歸信的，並不是離人以外的神，神只是人類自己的客觀化（表現於環境中）。人類小我的擴大，影射到外界，想像爲宇宙的大我，即成唯一的神。因此，人像神，不是神造人，而是人類自己照著自己的樣子，理想化、完善化，而想像完成的。

上面所引的這兩段話，充分說明了宗教產生的原因，以及人類需要宗教的理由。

宗教既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因此，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的演進，宗教本身也在不斷地演進著，從多神教到一神教，從一神教到梵我一如教，再到唯心教，以及最高境界的正覺教；或者從他力宗教到自力宗教，皆在在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宗教是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必須契合人類的需要。

今天的宗教界，乍看之下，似乎已達蓬勃發展、聲勢非凡的景況，尤其西方宗教，挾其政治、商業與文化的強大勢力，肆意在世界各地擴張，造成一種過度膨脹的現象。實際上，我們若從宗教與文化的本質來看這一事象，則又難免憂心忡忡，因爲今日乃如凱薩林（Hermann Keyserling）所謂「能力文化」高漲的時期，一切文化活動，但求面與量的擴張，而於境界與品質的提升，則往往加以忽略，在宗教活動上也一樣難免。因此，今天的宗教界所傳播的「大衆宗教」，雖具有羣衆數量的基礎，但是却缺乏理性與智慧的深度。此點與人類文明的走向南轅北轍，有悖人類信仰宗教的初衷。

現時人類所最感需要的宗教，最少必須具備下列五個條件：

㈠它必須有成長性，而不是封閉性的信仰。

㈡它必須是高級、自力、正覺的宗教，而不再是低級、他力的宗教。

㈢它必須沒有排他性，而能與異教並存，共同爲人類的幸福祈禱。

㈣它必須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思想深度，而不是空有一些外表儀式。

㈤它必須能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總之，人類所需要的宗教，是以能「純化自己」、「淨化社會」、「美化宇宙」的高尚信仰，惟有如此，才能符合人類創造宗教的意義，以及提升人類文化的崇高理想。

貳、人類目前的處境

觸發我對佛教思想的進一步觀察與體會的動機有二：一是由於我對全人類的未來前途所懷抱的無窮愛心，一是我對於目前外來宗教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種種影響，有無限的關心。因此，使我對本土宗教眞面目的探索，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然，在這興趣的背後，是有著極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在支撐

著。佛教雖由印度傳入，但早經本土化，且已成爲中華文化的支脈，因此，在文化的認知上，它已經成爲本土宗教的一環，而非外來的宗教。

今天，要想討論任何的文化問題，必須先具備兩種條件：一是要站穩民族文化的立場，一是要有世界性的眼光。也就是要從世界性的眼光中，來尋求民族文化的出路；並且要從民族文化的立場，來開創、充實人類世界未來的前途。佛教屬於世界性的文化，但是仍難免帶有若干民族文化的色彩與意義，這是所謂「法由身顯」；所以，我們必先認識人類目前的處境，了解其是否需要宗教？又究竟需要何種宗教？然後，再從印度文化的立場，來還給佛教一個眞面目，看看佛教是否能在今日世界中生存與發展。

儘管人類經常自傲於其目前所開創的文明局面，但是這仍舊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危機的時代，甚至我們可以說，這個時代的矛盾與危機，比諸歷史上的任一時期，都要來得深與大。

心理學家弗洛依德，寫了一部名叫「創造性與無意識」的書，研究人類面臨數百年來的科學發展，在各個時期所遭受的主要打擊有三：

第一、是天文學的進步對人類形成的重大打擊：由於天文學上的發現，使人類了解到人類所處的地球，祇是宇宙中極其渺小的一顆衞星而已，因此，人類顯然已不再是宇宙中的主宰了；一旦人類自居渺小，便不再對天地萬物負一超然的使命了。

第二種是生物學的打擊：達爾文提出「物種源起論」之後，發現人類根本不是宇宙裏的所謂靈長，而不過是禽獸的子孫而已，因此，一向自居爲「萬物之靈」的榮耀感與由此而生的責任感也消失了許多。

第三種是心理學的打擊：心理學在近代的迅速發展，使人們不甘於祇就意識的外表所呈現出來的這種有意識的心理狀態來看人，而要透過有意識與無意識交界的地方，然後再深深地向下意識、潛意識、無意識裡面去發掘人類的眞面目；結果發現人類的思想、行爲，根本不是理性的產物，只是下意識裏的本能與衝動而已。如此，則完全否定人類理性的價值與信念，使人類若干非理性的言行，得有理論上的藉口。

方東美先生認爲人類所遭受的打擊不只這些，其它如共產主義所帶給人類的無窮災害，以及希伯來宗教思想裏頭所蘊涵的「原罪」觀念，使人類不能挺起胸來面對上蒼，以求自我人格的肯定與完美。凡此幾乎使人類無處不受打擊，人類的社會與心靈，也實在是傷痕纍纍，亟待恩賚了。

當然，人類的處境，或許並不如哲學家們所想像的那麼壞；哲學家們高瞻遠矚，每每喜歡以其深涵「憂患意識」的口吻，來警告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危機。然而，即使我們站在較現實的眼光來衡量人類目前的處境，却依然到處隱藏著困險。譬如說：東、西世界極端不平衡的文化、政經等現象，以及自由與極權世界思想與軍事的對峙，還有全球性的天災、環境污染等等問題，皆顯示出人類文明的進展，已出現無數的紅燈。而人類所生存活動的社會，由於生活型態的轉變，導致生活步調的失調，人羣關係陷於空前的緊張，而人類心靈又陷於空前的空幻、孤立，因此，這又是一個亟需治療的社會。

人類目前的處境，已概如上述。至於治療的途徑，則或從政治的立場，或從經濟的立場，或從文化的立場。總之，祇要方向對，自然都會有貢獻；而站在疏導與根本的方式上言，則宗教的治療，無疑是一條絕佳的途徑，其中佛教在未來人類文化的走向中，更將佔了一個極爲重要的角色。

參、佛教產生背景與意義

社會與歷史爲人類生命中的一體兩面：社會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橫切面，是空間的概念；歷史是人類生命的縱剖線，屬於時間的概念。而人類的思想，則與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互相依存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思想是啓發於社會的需要與歷史的條件而產生的，然而又可做爲指導社會、創造歷史的動力。所以，要了解一種思想潮流的產生，必須對其社會作一個詳細的觀察。

然而，今天要想研究佛教的產生，却有一絕大的困難，這必須先說一說印度這個國家。印度爲世界上的四個文化古國之一；然而不論是古代印度的土著民族也好，或者後來入侵的阿利安人也好，其民族性格皆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對於歷史的重要性，似乎極爲忽視，造成印度缺乏信史的事實；所

以，印度傳統的文化，是以神話及傳統來代替歷史，使歷史披上極爲神祕的外衣，這當然有助於宗教思想的產生，但是却又使人不易了解佛教產生的眞象。

佛法出現在印度，已歷二千五百多年之久，在印度固有文化習性的融化下，其眞面目自然也要受到相當的扭曲。我們今日僅能得到的印象是：當時的印度境內，王朝政治呈現激烈的波動，社會也動盪不安，人們所面臨的現實生活，毫無安全、快樂的保障，甚且有高度痛苦的感覺；因此，人們遂渴盼著一種新的光明出現。而且，當現實的人生不能獲得適當的快樂時，人們自然要將他的人生意義安置在追求理想的抽象理念上，以冀望在心靈上獲得和諧與平衡。最後，一種新的思想形勢遂應運而生。

新的思想是爲了要反抗舊思想而產生的，而舊的思想即婆羅門教徒所提倡的「祭祀萬能」與「婆羅門至上」的思想，此種思想認爲爲了求得家畜的繁殖、耕種的豐收、種族的綿延與子孫的昌盛，惟一的手段，是祈禱於神；而負祈禱任務的，則爲世襲的婆羅門。因此，婆羅門在社會上遂成爲一個特殊的階級，集政教大權於一身，以致社會變成一個僵化的封建型態，思想遂爲一個停滯的呆板模型。

可是人類的思想與社會，總歸要向前開展，所以，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反抗婆羅門的新思想終於活躍起來了，匯成一股思想的巨流，以進步的姿態，遙遙領先婆羅門思想。但是在這個新的思想形勢中，仍舊優劣參半，有一些反婆羅門的思想，自身也存在著不少的偏差與錯誤，它們非但不能導引人生走向正途，更遑論身心的解脫與提升了；因此，佛教的思想就憑著它高明、中道、圓正的特色，終於在新舊思潮的激盪局面下，脫穎而出，流行壯大，成爲人們生活上的眞切希望。而釋迦牟尼佛遂成爲一位主導的聖哲。

我們從以上的簡要敘述中，便可得知佛教的興起，並非印度歷史上的偶發事件，而實在是有其社會的基礎與歷史的條件，換句話說，佛教的興起，正是爲滿足人們自我意欲的實現。

當佛教在興起之後，它更具有隆重的社會意義與功用，現在簡要的說明如下：

㈠它是一種思想潮流，是用來指導人羣的社會活動與創造人類的歷史軌跡。

㈡它是一種生活方式，象徵佛教思想不僅爲一抽象的概念，而且可以進一步提供給人們一種崇高的生活方式；這是爲何佛教能廣泛的影響社會、人心的主要原因。

㈢它能夠緩和人際的壓力，創造人際的和諧次序，使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不致互相傾軋，而能相互依存，共享生命的愉悅。

㈣佛陀解決的不祇是現世的人生問題，而且也能解決來世的人生問題；來世雖渺不可期，然而人們對於來世的憧憬中所獲致的啓示，却有改良現世的功能。

總之，佛教所以爲佛教，確實有其莊嚴的意義與實存的功用，否則，它是不會產生並且存在得那麼久的，現在，再來看看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佛吧！

肆、人間佛陀的啓示

佛教的創立者，我們稱他爲「人間佛陀」，這是有特殊意義的。人間兩字，因佛陀本爲一個世間人，而不是一位主宰人類的神，或者是神所派遣的使者，以及神的獨生子；他祇是二千五百多年前，降生於印度北部的一個小王國——迦毗羅衞國的王子，他的父親叫淨飯王，母后是摩耶，他的俗名是悉達多，含有圓滿成就一切善事的意思。就在他誕生的第七天，摩耶母后便離開了他，後來遂由他的姨母波闍波提撫養成人，波闍波提即是淨飯王的繼室。

佛陀之出生，自然有不同於其他嬰兒之處，因爲淨飯王晚年得子，欣喜繼承有人，因此，乃施予特殊的教育。我們從佛陀一生中接受教育的順序，來瞭解其成長的過程，是饒有意義的。

當他七、八歲時，他的父親就聘請了許多名學者來宮中教其讀書，首先是婆羅門教的學者跋陀羅，教太子語文學、理則學、宗教學、技藝學與醫藥學。後來又跟屬提提婆學習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闥婆吠陀等四吠陀；這些都是印度古文化中的聖典，也是印度讀書人必讀的聖經。太子天資聰穎，又肯努力，因此，對於各門學問，一觸

即通，不數年即具備了完美的內在知識。此外，他還兼習武藝，技力超人，在在都証明他可以成爲一位優秀的王位繼承者。

悉達多若照世俗的目標一直做下去，無疑的將會成爲「轉輪聖王」，而爲迦毘羅衞國的人民帶來無窮的幸福；然而，他所要求的人生目標，却並不只限於現世的解脫而已，也不僅是爲其一國的安樂而已；從他觀耕於野的痛感到四門遊觀的所見，彰顯出他是具有一番沈痛的心路歷程，因而促成他毅然決然的出家，並且在雪山苦修六年，終於成就正等正覺。然後便發四弘誓願，普度衆生，直到雙林樹下的入滅，竟能成爲「三界大導師」。佛陀追求的是三界的大解脫，這裡面包含了面的擴大與時的延伸；而它的基礎，却從人間的現象界著手，以探討人生的因果法則，因此，我們說佛教是人間的宗教，而其創始者則爲人間佛陀。

佛陀本義，是「覺者」；人間佛陀，就是人間的覺悟者。演培在「人間佛陀」一書中說得好：

當大地衆生都在昏睡迷夢中，不知人生眞義爲何時，他却單獨的豁然覺醒，看清了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從而不再爲世間的一切所迷惑，成爲人間的大覺者。

又說：

人間佛陀因是即人而成佛的，對於人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予以極爲尊重的肯定；認爲人是自己的主宰，沒有其他的大力者可以安排人的一切，只要人們肯努力向上，誰都有成佛的可能。

人間佛陀的人格之完成，所給予我們的啓示太多了，可以將它歸納爲下面數點：

㈠必須認識人生。
㈡必須悲憫人生。
㈢必須肯定人生。
㈣必須創造人生。
㈤必須超越人生。

我們唯有從這五點著手，始能認清人間佛陀的眞實面目。

伍、佛教的思想基礎與特色

印度民族帶有極濃厚的神秘色彩，而古印度的

思想就在這種民族特性的籠罩之下，雖然瑰奇壯麗，光耀長空，然而却始終不脫其神秘外衣；因此，我們可將印度的思想歸納於玄學的範圍，至少是以玄學爲其最精彩的部分。所以佛教思想也難遁其外。

佛教思想既產生於政治、社會極端混亂的時代，其對於現實人生的諸種苦悶，自然有它超卓的看法。

前面已經談及，佛教的思想是從現實的人生層面出發，以求澈底了解人生的眞象，然後再以悲憫的態度來肯定人生、創造人生，並進一步地超越人生。換句話說，佛陀對於現實人生確實具有極深的認識，而且又極端的看重這個人生的價值，因此，它的一切思想都是從世間法入手，也惟有在世間才得以成佛。

其實，研究其思想的基礎，實源於以下二端：

首先是從負面來看人生，以爲生、住、異、滅，都帶給人生無窮的苦惱，而所謂快樂與喜悅，也祇不過是煩慮與苦悶的伏因而已。因此，他推究現實的人生終究是苦。苦是由煩惱而來，爲求免於苦，便須祛除煩惱的根源，而祛除煩惱的方法就是修道。

修道爲佛教思想的另一基礎，它是從正面的立場來肯定人生、創造人生，乃至超越現世人生的過程。它要求的不僅是個人人格的完美達成，更重要的是，必須將自己人格光輝發散開來，使天地萬物都蒙沾到它的光輝。這就是佛陀思想的基礎所在。

在同一時期的印度其他思想派別，具有此種傾向的並不少，原因是印度民族的喜好玄思冥想所造成，以至於普遍的導向從負面去認識人生的眞象，然後再以修道來彌補對人生的不滿。因此佛教的思想，確有其特殊之處，否則如何顯示其高超與偉大呢？

所以我們談到佛教思想的特色，可分五方面來作簡單的說明：

㈠**佛教的無常觀**：常住論者，認爲世間具有永恒之物存在其間，因此，每每不能夠眞正去體解無常，以致於容易走向消極厭世之路，而不能了無牽掛的從事入世的服務事業。佛教的無常觀，是認爲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的，不祇是現象無常，即本體

也無常，遂能無所牽扯，而投身於大化之中。

㈡**佛教的慈悲觀**：佛陀的慈悲觀念，其出發點在於對衆生平等的認可。他認爲一切具有精神活動的生命，都應該獲得普遍的尊重與自由，而且衆生與人是同體的，殺害衆生，即是殺害自己，這就違背了慈悲的精神。佛陀的這種慈悲觀，由於後代大乘佛教的推衍，便產生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偉大思想。

㈢**佛教的中道觀**：關於佛教的中道觀很類似於儒家的中庸觀念，也近於莊子所謂的「道樞」。進一步講，它並非是理論上的折中主義，而是更含有實質生活上的意義。譬如以修行來說，便需注意靈、肉的二重進展，以免有損道行或身體。因此，佛陀的中道，實在是充滿了生命的活力，絕不是僅爲虛妄的理論。

㈣**佛教的空與無我**：佛教以爲諸法乃緣起的諸法，而緣起是空的，也就是認爲宇宙萬物的最後單元，是沒有實在的自體，它否定自性的實有。其目的是爲了要打破一般人所執著的實有自性，以破除人們的自我情執，從而建立一個無我流動的生命現象；並且肯定這個流動的生命現象是存在的，並非虛妄不實的。從這一點上，又可說明了佛法所以爲人間法的理由。

㈤**佛教爲自証聖智的宗教**：佛陀來到人間，是要將其如何經由自証直覺而完成人格最高境界的道理，清晰地指示後人，他並不是可以讓人們毫不費力的都可成佛，而是要人們循著這一條道路就可以達到解脫；成佛還要靠自己努力，也惟有靠自己努力才得以成佛。所以佛教是自証聖智的自力宗教，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

陸、佛教與人類的希望相契合

人類社會總是要趨向一個更好的方向去發展，因此，任何眞理，必帶有進化、成長的內涵，否則，將不可能適合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宗教固然是屬於信仰的層次，可是在信仰的背後，必定有一個堅強的眞理與明晰的理性來作爲支柱，才可以使這一個信仰的領域獲得廣大的認同，也才能導引這一個信仰的領域邁向更合理、更圓滿、更光明的途徑。

因此人類所需要的宗教信仰，正如前面所述。我們透過了對佛教的產生以及它最原始教義的考察，確實可以得到一些印象，也就是說佛教確實契合於人類的宗教欲望。這當然是由於佛教有其極深邃精闢的義理基礎與學術內容，而且它是屬於宗教發展的最高層次——自証聖智。所以這又說明了它具有宗教的成長性；而且它已經突破了一神教排他性的障碍，進步到「相生相成」而非「相生相剋」的境界。再加上它所提出諸法緣起無自性的觀念，以及空與無我的思想，使得這個人間佛法能以出世之心，而行入世之事。凡此都一一證明了佛教思想是與人類未來的理想與希望，在抽象觀念的整合上，已經完全能夠打通，並且可以連接得上。剩下來的，就是我們應該如何以實際行動去配合了。

凡我教內人士鑑於人類目前的處境，以及佛陀當初捨「轉輪聖王」而爲「三界大導師」的偉大理想，理應殫精竭智，勉力宣教，共同促進人類社會的美滿、和諧、圓滿、無碍，以達人間淨土的境地。

——本文榮獲陳王崁獎學金。

料飲好樂可口可
妙美眞酒代以可

司公限有份股廠水汽灣臺：人製監約特樂可口可